

采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金枝与光芒

徐鲁



2024年初夏时节,我在山东日照市莒县浮来山上,瞻仰了那株迄今已有4000余年树龄,被誉为“天下银杏第一树”的古树。老银杏树主干周长约16米,需七八个成年人方能环抱,树高约27米,整个树冠遮阴面积达到1200平方米。数千年风雨雷电、沧海桑田,若非亲眼所见,谁能相信,这株老树仍然能够枝繁叶茂,挺拔和苍翠于天地之间。这不能不让人联想到,以其源远流长的文化包容力,开启了越几千年史册视野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

“精神基因”和最独特的“精神标识”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,博大精深,包含着丰饶多姿、光芒熠熠的故事素材,是一座取之不竭、常出常新的出版“宝库”。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少儿绘本大系》,正是对这座“宝库”的深挖结果,是童书创作和出版的一项大工程。

鸡起舞等千百年家喻户晓、润物无声的中华传统美德故事;在“文化名人”系列里,有孔子、孟子、庄子、墨子、屈原等一代代杰出的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家、文人的故事……

当下,碎片化阅读成为很多人的主要阅读方式。“10分钟带你了解历史”“5分钟读完一本名著”“3分钟看完一部电影”“2分钟看完一个视频”屡见不鲜。

碎片化阅读也是阅读

张田勤



当然有不同的效应。对于一般人,是一种启蒙和常识普及,对于专业人士,也可能是一种线索,会让其再深入查阅并在后续的时间里详尽阅读,从而准确把握原著的观点、观点、思想和内容,经过分析和推理,再加上实践经验,形成自己的看法。

想起华兹华斯

郝岚



几乎一半都与诗人有关,又有一半都会印着他的名句“我独自游荡,像一朵浮云”,仿佛华兹华斯一生只写了这一句诗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这里对旅游纪念品的开发远没有伦敦全球剧院对莎士比亚这一“品牌”潜力开发的热情。

津门名家谈艺录(四)

姜毅然：线条也须富有情感

章用秀

姜毅然先生是我的忘年交,先生在世时,与我无话不谈,麟鸿频数,交往甚密。对于中国画,先生有他独到的见解。他曾专门向我谈到他对白描画的认识。他说:“白描源于我国古代的‘白画’,是中国的一个独立的画种,既然是独立的画种,自然有它自身的特点。它不同于‘双勾填彩’的双勾。白描是用墨线勾勒物象的轮廓,不着颜色,或部分施淡墨渲染,具有高度的概括力,线条既需简练又明快,突出表达了对象的立体感和质的软硬特征。

姜先生认为:“既然白描是用不同的线条来表现各种物体的形态神情,就必须着意于用笔。‘笔以立其质’,也就是‘六法’中的‘骨法用笔’,这是绘画艺术表现技法最基本的方面,用笔初画白描自然先研究执笔之法。执笔是和书法相同的,‘指实’‘掌虚’‘笔直’‘腕悬’。我国书画是同源的,如书法下过功夫,画白描就方便多了。白描用笔要方圆并见,侧锋、中锋变化很多,如长短、曲直、粗细、疏密、转折、顿挫,笔势生动灵活,回旋飞舞,不死不板流利婀娜而又刚健,不露锋芒,变化而又统一。切忌排比、软弱、粗野、紊乱,要有节奏韵律感,即线条本身也须富有情感。”



鸽屋



华兹华斯在赖德尔斯山的故居

去英国坎布里亚湖区的第一站是格拉斯米尔,因为那里与诗有关。开车拐过A等级公路,顿时风景大变。湖水安静蜿蜒,小山也只是乐得做它的背景,树丛、繁花、朵朵流云,慢慢从车窗前划过,此所谓“湖光山色”。

老城有一条通江街,就在我从前住处附近。通江街其实望不到江,就像它的名字所说的那样,是通江,一大片水域通向长江。

街是岔街,麻石铺面,从一座高桥的桥堍处婉转而下,一节一节,两边是民居,青砖灰瓦人家。

有一家旅社,客房紧凑,逼仄,当然就叫“通江旅社”,会是什么人住在这儿呢?或者说,这家小旅社,客从何处来?

路走到尽头,是一处水泊,几条河的交汇水域。那些交汇的水一起,手挽手,往南流,它们要汇入东西走向的长江。

可以这么说,这是一次水的“投奔”,少量的水,投奔大量的水;大量的水,投奔更大的水;更多的水,投奔浩瀚的水。

白,一座城的如画留白;是一片空间,一座城的想象空间。我想过,这座城来过范仲淹,来过孔尚任,却没来过李白、杜甫、王安石、欧阳修……他们在江的对岸止步,在江边吟诗散步,江月曾经照何人?只留下江水流逝后的怀想。

一个人,头戴斗笠,身披蓑衣,在芦荻萧瑟的水边支一张网。他在静静守候,守候那江鱼应声落网。一张网,会捕到江里的鱼。江鱼与河鱼,还是有区别的。

雨水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密密下起来,晶亮的雨丝打在麻石路面上,溅起一层淡烟。石板街上有天青色,有人打伞,行色匆匆,身

街的存在,它就是古城里的一条普通街巷,却又给人一个有弹性的猜想空间。

通江街,如何“通”江?或许会有一条鱼,往远处游去,往深水区游,它一直往前游,游过天河,最后游进江。

一个外乡客,走过这条街,如果望望江,那可能要失望,长长的麻石老街两侧,有的只是老屋旧宅,门楣吱呀的寻常百姓人家。

江还远着呢,有三十里水路。坐船,得小半天,喝茶、赏风景,节奏慢悠悠。但通江街的存在,它就是古城里的一条普通街巷,却又给人一个有弹性的猜想空间。

通,有顺畅、通达、够着的意思。通江街的“通”,是气流贯通,水流贯通,大河浩荡。畅达的水,一直往前流,能够到达任何地方;也隐喻有水,可流淌四面,通达八方。

在通江街望“江”,还望到什么?看到日头光影慢慢地移过墙头,投射在一座老房子上面,房子的檐下有一扇窗,窗里站着一个人,这个人一动不动地站在窗口,只有他的眼

珠转动时,才知道里面站着一个人。窗口是一幅肖像画,这个男人站在画框的中央,这样的场景构成通江街老百姓的人生百态。

在通江街望“江”,虽望不到江,但是却看到一堵老墙上爬满了凌霄花。老墙斑驳的风痕水渍如地图,凌霄花娟秀、艳丽,一袭轻盈,随风灵动,姗姗可爱。老屋、老墙,也因有了凌霄花这种植物而立显生机。

生炉子的烟,是这条街上驱之不去的人间烟火。那些烟,或浓或淡,飘飘悠悠,从街的那头飘到那头,飘到街的尽头,消散在那一片水泊之上。

叫卖的吆喝声,也是巷子里经常出现的声响。这样的一种市声,显示着小城的农商属性。推板车的小贩,卖些山羊、胡萝卜、香瓜、菱角等小城周边乡村特有的土产,比如菱角,要买城河里的六角菱,山羊要买坝爪(水边凸伸出的田块)上的。

一条街,折射出水文、方位、风情、文化与地理。一座城,因此而水意潺潺,灵动有序。君不见江,却无时无刻不感觉得到江的存在,水流的婉转浩荡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,行通江街,乡人意蕴翻涌,虽不亲见帆樯动,胸中却藏万流诸。地名、街名,包含一个地方的心思与向往。心连无穷处,该是多么美妙的心灵体验。

摄图摄影:晓凌

满庭芳

第五二五六期